德東邦選 執政基民盟再受重創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德國地方政治版圖於9月20日出現了戰後歷史上最猛烈的一次政治強震。在當天同時舉行的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下文簡稱梅前州）與首都柏林兩場邦議會選舉中，總理默茨領導的傳統執政大黨——基民盟（CDU），繼6日薩克森邦大選後，再次遭遇了毀滅性的雙重打擊。

(PHOTO BY JENS SCHLUETER / AFP VIA GETTY IMAGES



▲總理默茨領導的傳統執政大黨CDU，繼前次薩克森邦大選後，再次遭遇毀滅性雙重打擊。

根據9月21日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得票率自2021年本就低迷的13.3%進一步崩盤，最終僅獲得4.9%的選票。這意味著基民盟未能跨過德國選舉制度中5%的議會門檻，是二戰結束、兩德統一以來，該黨首次被徹底阻擋在一個邦議會之外。與此同時，在首都柏林的選舉中，基民盟也失去了執政優勢，得票率滑落至18.8%，將最大黨寶座拱手讓給了高喊激進住房政策的左翼民粹「左派黨」（Die Linke）。

這場被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定調爲「對聯邦政府的全國性審判」的選舉，不僅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歐洲最大經濟體政治穩定性的高度擔憂，更清晰地勾勒出德國當前極其嚴峻的地域、城鄉意識形態分裂。

政策與地方嚴重脫節

身爲戰後建構現代德國繁榮的基石政黨，基民盟在梅前州與柏林的雙重大崩盤，絕非單純的偶發事件，而是聯邦政府長期政策方向與地方民意產生劇烈脫節的必然結果。

經濟改革手段剛烈，基層福利體系引爆怨氣。默茨政府自上臺以來，面對德國在能源轉型與製造業衰退下的結構性危機，選擇採取了大刀闊斧，但極具爭議的緊縮與重組方針。其聯邦政府強硬推動了一系列涵蓋養老金（Pensions）、醫療保險體制、稅收結構，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改革。

然而，這些標榜爲「提升國家長期競爭力」的痛苦措施，在實行初期便將鉅額的財務與生活負擔，直接轉嫁到了普通民眾身上。在梅前州，這種中央政策引發的基層反彈，甚至延燒到了執政聯盟內部。隸屬社民黨（SPD）的梅前州現任州長，在選前便多次公開砲轟聯邦中央的養老金政策，直指其「剝奪了勞動階級基本的尊嚴與晚年安全感」。當執政陣營的地方首長都必須透過與中央劃清界線來謀求選票時，基民盟在地方的潰敗已是命定。

「梅克爾遺產」的破產與核心價值觀的雙重失落。從德國政治光譜的長期演變來看，基民盟正處於一個尷尬的「雙重脫節」迷局。在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的十六年間，基民盟大幅將政策往中間靠攏，甚至不惜在難民危機中採取開放邊境的中左翼立場，成功吸納了都市自由派與中間選民。然而，這也導致基民盟逐漸失去了原本在移民管制、國防安全與傳統家庭價值上的保守派靈魂，爲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騰出了巨大的政治真空。

默茨上臺後，試圖重新將黨的路線「向右修正」，以奪回保守派選票，但根據BBC的實地觀察與選民分析，默茨在移民等議題上雖然措辭轉向強硬，但此舉不僅未能成功削弱早已站穩腳跟的德國選擇黨（AfD），反而進一步疏遠了城市中對進步價值有強烈需求的年輕與中左翼選民。基民盟夾在「不夠進步」與「不夠保守」之間，兩頭落空，傳統支持者在失望之下大規模流失。

「債務煞車」下的財政冷酷與結構性蕭條。默茨政府在聯邦層級堅守德國憲法中的「債務煞車」原則，極力縮減財政赤字以對抗通膨。在宏觀經濟學上，這或許是理性的財政紀律，但在微觀的地方民生層面，卻成了致命的冷酷。東部各邦的基礎建設投資陷入實質停滯，大眾運輸補貼縮水、鄉村醫療機構與學校因財政困難接連關閉。對於梅前州這類本就高度仰賴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地區而言，這無異於柏林中央菁英對地方實施的「經濟棄守」。長期累積的通脹壓力和停滯不前的薪資水準，徹底摧毀了中間選民對建制大黨的最後一絲信任。

深層的城鄉地域意識分裂

梅前州與柏林的這兩場選舉，宛如一面鏡子，投射出一個在社會心理、生活體驗，以及核心關切上完全分裂，甚至形同「平行時空」的現代德國。

根據路透社與歐洲政治評論網的交叉分析，這兩場選舉所展現的，是「全球化受害者」與「全球化獲益者」，以及「鄉村邊緣化焦慮」與「都會生活成本危機」的全面對撞。

鄉村與東部邦成爲邊緣化與文化防禦的右翼溫床（以梅前州爲代表）。梅前州屬於人口稀少、經濟相對落後的農業與沿海地區，同時也是前東德的一部分。兩德統一已逾35年，但德東平均薪資、家庭資產總額，以及大型企業總部數量，仍遠落後於德西，長期以來在德東選民心中烙下了「二等公民」的集體陰影。

在梅前州的鄉村選民眼中，柏林的默茨中央政府是一個只關心氣候變遷、跨性別權益與歐洲地緣政治，卻對鄉村現實困境不聞不問的「遠方菁英怪獸」。當聯邦政府將大批難民與移民安置到這些公共資源本就極度匱乏的鄉村時，當地的安全焦慮與對治安惡化的恐懼被無限放大。而AfD成功的核心戰略，就在於其將自己精準塑造爲「東德人民利益與傳統價值的唯一捍衛者」，其「反移民、反中央緊縮政策、保護傳統福利」口號，在這一背景下，成爲了鄉村被遺忘者對建制派進行最強烈政治報復的宣洩口。

反觀大都市中心則成爲對抗失控資本的左翼舞臺（以首都柏林爲代表）。與梅前州冰冷的鄉村景觀截然不同，首都柏林作爲一個高度都會化、去工業化，且高度國際化的文創與政治中心，吸引了無數來自全球的科技新創、跨國企業與高等教育人口。這裡的居民普遍擁抱全球化與進步主義，但他們每天醒來必須面對的，是高度城市化帶來的殘酷副產品——失控的房價與暴漲的租金。

在柏林，左翼民粹的「左派黨」（Die Linke）之所能以25.7%（約26%）的歷史性得票率躍升爲第一大黨，就是因爲其競選主軸極其單一且精準——將高昂的生活成本與高租金歸咎於「跨國房地產資本家的吸血」，並順應民意提出了徵收20萬戶的「住房國有化」與「設定最高租金上限」等極其激進的經濟干預主張。

對於每天面臨被逐出市中心、收入有一半必須拿來繳房租的都會無殼族而言，左翼民粹的政策，提供了即時且具備道德正當性的抗爭出口。這突顯了德國城鄉分裂的本質：都市人在對抗失控的資本與房東，而鄉村人則在對抗高通脹、移民與被中央邊緣化的命運。 雙方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體驗中各走極端，使溫和的中間政治地帶被蠶食殆盡。

總理默茨拒絕辭職

面對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政黨危機，70歲總理默茨在選後第一時間發表的公開演說中，雖然坦承梅前州的結果是一場「災難」，但他隨即以極其強硬的姿態宣布：絕對不會辭職，並將帶領基民盟繼續走下去。

根據德國之聲及柏林政壇核心人士的透露，默茨能夠在黨內外如潮水般的「總理換人」逼宮流言中暫時穩住陣腳，主要源於三個深層的權力考量與政治現實：

押注「大刀闊斧改革」的政治豪賭：默茨強調，爲了讓歐洲最大經濟體恢復長期競爭力，養老金和醫療等核心改革「雖然痛苦但勢在必行」。他試圖將敗選定調爲「推動必要改革所付出的短期政治代價」，而非個人領導威信的破產。

黨內高層的防禦性力挺：基民盟內部高層在選後召開緊急會議，並公開表態繼續支持默茨。目前黨內尚未出現有足夠分量，且願意出面逼宮的挑戰者，這給了他喘息的空間。

防止「政壇防火牆」全面崩潰：若默茨此時下臺，聯邦政府將陷入癱瘓，這會給目前在全國民調領先的右翼民粹AfD更多見縫插針的機會。爲了維持中間政黨形式上的穩定，執政聯盟和基民盟不得不選擇讓默茨暫時留任。

民調趨勢與政治新僵局

在9月這場震驚全德的地方選舉過後，德國傳統的政黨政治板塊已經發生了不可逆的結構性位移。「中間建制派萎縮、左右兩極極端化」，已從東部的地方現象，演變爲席捲全德的全國性海嘯。綜合Forsa、INSA等多間德國權威民調機構，在選後的最新聯邦與各邦趨勢追蹤，未來的德國政治賽局呈現出三大趨勢：

東部（前東德）各邦的「AfD堡壘化」與中間派邊緣化。AfD保持絕對優勢。 接下來若有其他東部邦選舉，AfD的支持度普遍落在35%～40%區間，傳統政黨如基民盟和社民黨正逐步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

西部（前西德）各邦的「防線鬆動」與新型民粹的滲透。基民盟雖仍保持領先，但防線正在鬆動。雖然德西地區對AfD的免疫力較高，但受聯邦緊縮政策拖累，基民盟在西德各邦的民調也出現顯著下滑，部分選票開始流向左翼民粹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或地方保守勢力。

全國大選民調的「驚天逆轉」與政治防火牆的信任危機。右翼民粹AfD在全國支持度穩居榜首。 默茨領導的基民盟民調支持度持續低迷，傳統政黨構築的「反極右防火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質疑與考驗。

2026年9月的這場建制派歷史性潰敗，是德國選民對默茨政府過去16個月施政扔出的一枚震撼彈。在一個城鄉體驗形同平行時空、資本與民生高度對立、地域歷史傷痕未曾癒合的現代德意志，若聯邦政府無法迅速拿出兼顧財政紀律與基層民生溫度的平衡方案，這場繼薩克森邦大選後，由梅前州與柏林再次引爆的兩極化政治海嘯，終將在不久的將來徹底重塑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格局。



